

日本侵华 内幕

「日」重光葵 著
齐福霖 李松林
张颖 史桂芳 译

解放军出版社

日本侵华内幕

〔日〕重光葵 著
齐福霖 李松林 译
张颖 史桂芳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七月·北京

重光葵著作集1——昭和の动乱

根据重光葵著作集一原书房株式会社
1978年版译出

日本侵华内幕

〔日〕重光葵 著
齐福霖 李松林 译
张 颖 史桂芳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4印张30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0

统一书号: 10185·181 定价3.20元

译 序

本书根据重光葵著的《昭和的动乱》一书译出。书中主要记载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政策的形成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过程及历史事实。

重光葵在巢鸭监狱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的两年时间内，根据他自己的回忆和狱中其他战犯如东条英机等的话写成此书的初稿；一九五〇年底出狱后又用了一年时间，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及记录，并向老资格外交界人士调查核实，于一九五二年三月最后完成。书中援引了大量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重光葵在《序》中说：“在这些资料中，有很多是笔者从未知晓的，又有很多是属于因事件的发展过去未能充分了解、听到后才初次弄清的。在整个动乱中，多少在内外负有责任地位的笔者尚且如此，何况许多无直接关系的人们，对多年来的内外各种事件的发展一定有不少不明白之处。”通观全书内容，这确是一部日本侵华的秘史，所以我们的译名定为《日本侵华内幕》。该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日文版出版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被译成十几国文字出版。我国目前还没有该书的全译本。这次将全书翻译出版，一定可以为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侵华史的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该书涉及了日本战败前中日关系史中的所有重大问题，如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田中奏折、“九·一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芦沟桥事变、全面的中日战争、汪伪政权、日本的诱降活动、日本对华新政策及“八·一五”投降前后等等；对每一个重大事件均做了详尽地论述，并介绍了当时日本统治阶级的内幕。

重光葵从事外交活动达三十年之久，是日本外交界的重要官员。从一九二五年任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起，有长达十年之久任驻中国的外交官，因此也是日本战前侵华时在外交方面的关键人物；一九四五年以外务大臣资格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一九四七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判七年徒刑，但不到三年即被释放，一九五七年死去。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所限，所以书中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并有为日本裕仁天皇、日本政府及自己开脱罪责和辩解之处。如说什么“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日本自身的自卫、日本政府反对军部向华北扩张势力、对华新政策的目的是日中两国共存共荣等等，望读者注意分析鉴别。原著还把“九·一八”事变称为“满洲事变”等，为存原貌，译文未加更动。

本书第一至三章由齐福霖译，第四至六章由张颖译，第七至八章第六节由史桂芳译，第八章第七节至第十章由李松林译；全书译文统由齐福霖校订。

译者

一九八七年一月

著 者 序

昭和二十余年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在日本历史上是对内对外的一场大动乱，同时因战败也使它成了日本开国以来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仍在继续进行。

昭和的动乱大多数始终与中国问题有关系。笔者在满洲事变爆发时，身为驻华公使，战时又一度任驻南京大使，具有在中国代表日本的地位。满洲事变后，大约三年时间在中央任外务次官；后来于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至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驻在世界动乱的中心地苏联；其后直至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复以大使身份驻在西欧中心地英国；日本参加世界大战后，战争期间有两年担任外务大臣，因此有许多方便条件来观察世界动向。

战败后，笔者受到联合国东京军事法庭审判，凡两年有半。在此期间，得到了许多机会听取检察官提出众多材料与辩护律师的反驳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很多是笔者从未知晓的，又有很多是属于因事件的发展过去未能充分了解、听到后才初次弄清的。在整个动乱中，多少在内外负有责任地位的笔者尚且如此，何况许多无直接关系的人们，对多年来的内外各种事件的发展一定有不少不明白之处。因此，尽可能以客观的态度整理两年半期间所反复接触的资料，我相信不仅仅是笔者个人有兴趣的事。总之，昭和的动乱是日本史无前例的事件。我认为凡是日本人都应仔细研究，为着重建将来的国家，对包含许多情况的资

料应自己加以反省。本书所用的资料主要是：笔者因过去地位关系所知道的，以及审判中每次记录下来的，还有笔者所记忆的；此外，也包括在四年牢狱生活中，从与过去指导日本直接有关的人们的言谈中听到的宝贵资料。

对昭和动乱的责任加以正当的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这需要将来相当的时间，由博识的历史学家去研究。笔者当然决不是试图在本书中做历史的评判，只不过尽负责当局之一员的义务，将本人所相信正确的加以若干观察提供出来，作为历史资料而已。

东京军事审判当然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单方面的而且是敌我关系上的军事审判，是以日本为侵略的国际性的犯罪事实为前提举行的。多数法官的判定对这个前提予以确认，但也有少数法官，除菲律宾法官的判定外，所判定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印度法官波尔的判定，全面地反对多数法官的判定，认为日本的行动不应由军事法庭来审判。东京审判的本身，世界上大致已有了定评。然而，历史研究家不仅应研究多数判定，而且不要忽略少数的判定；还有对于审判资料，对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方面提出的资料，连同法庭受理的或未受理的资料，都必须慎重地加以研究。

昭和动乱的由来、经过，以及对日本将来的影响，我认为越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对日本民族的将来越是有益的。

重光葵

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年)

三月一日写于巢鸭监狱



作者重光葵（1952年）

目 次

译 序

著者序

第一章 满洲事变…………… (1)

一 天剑党…………… (1)

二 三月事件…………… (7)

三 满洲事变(一)…………… (12)

四 满洲事变(二)…………… (16)

五 满洲事变(三)…………… (26)

六 十月事件与血盟团…………… (39)

七 犬养内阁…………… (42)

八 上海战争…………… (44)

九 犬养毅首相被暗杀…………… (49)

第二章 “二·二六”叛乱…………… (53)

一 斋藤海军内阁…………… (53)

二 海军裁军问题的破裂…………… (56)

三 “满洲国”与关东军…………… (61)

四 广田三原则…………… (64)

五 “二·二六”叛乱…………… (70)

第三章 北进与南进…………… (78)

一 广田内阁…………… (78)

二 北进与南进…………… (81)

三	华北工作	(86)
四	防共协定(一)	(92)
五	纳粹德国	(95)
六	防共协定(二)	(103)
七	国防国家	(107)
第四章	卢沟桥事变	(110)
一	近卫文磨	(110)
二	芦沟桥事变	(112)
三	中国革命简史	(115)
四	日中战争爆发	(128)
五	和平工作	(133)
六	海军的南进	(137)
七	三国同盟(一)	(139)
八	对华问题	(144)
九	张鼓峰事件	(149)
第五章	复杂离奇的局势	(154)
一	平沼中间内阁	(154)
二	汪精卫	(156)
三	三国同盟(二)	(159)
四	欧洲风云(一)	(165)
五	欧洲风云(二)	(168)
六	欧洲风云(三)	(173)
七	欧洲风云(四)	(176)
八	诺门坎冲突	(180)
第六章	军部的轻举妄动	(184)
一	最好的转变时期	(184)
二	米内海军内阁	(188)

三	欧洲政局的突变	(194)
四	历史上的伟观	(202)
五	军部的轻举妄动	(206)
第七章	日德意轴心	(212)
一	近卫文磨与松冈洋右	(212)
二	大政翼赞会	(214)
三	汪精卫政府	(218)
四	三国同盟(三)	(220)
五	松冈的外交	(223)
六	松冈外相访欧(一)	(229)
七	德苏关系的激变	(234)
八	战争大势	(239)
九	松冈外相访欧(二)	(244)
十	赫斯事件	(247)
十一	日美谈判(一)	(250)
十二	御前会议(一)	(268)
十三	回国与进言	(271)
十四	日美谈判(二)	(274)
十五	曹尔基间谍团	(278)
十六	御前会议(二)	(283)
十七	近卫内阁的垮台	(285)
第八章	大东亚战争	(290)
一	战争内阁的成立	(290)
二	美国与东亚	(294)
三	对美开战	(301)
四	日本与战争(一)	(309)
五	日本与战争(二)	(313)

六	德国和战争	(321)
七	对华新政策(一)	(326)
八	对华新政策(二)	(333)
九	大东亚新政策	(337)
十	战时外交(一)	(341)
十一	和平之试探(一)	(346)
十二	与美英作战(一)	(350)
十三	与美英作战(二)	(357)
十四	与美英作战(三)	(360)
十五	与美英作战(四)	(363)
十六	与美英作战(五)	(365)
十七	战局恶化	(371)
十八	东条内阁下台	(374)
第九章	大东亚战争(续)	(379)
一	小矶内阁成立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379)
二	战时外交(二)	(386)
三	和平之试探(二)	(396)
四	战局恶化与小矶内阁下台	(402)
五	俘虏问题	(405)
第十章	投降	(412)
一	铃木内阁与最后战况	(412)
二	和平之试探(三)	(415)
三	叛乱	(422)
四	皇族内阁的使命	(424)
五	签署投降书	(427)
六	签署投降书之后	(430)

第一章 满洲事变

一 天剑党

裁军风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结束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建立了国际联盟(一九二〇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消灭战争而战,其结果所产生的国际联盟就是力图永久确保世界和平的一个国际机构。因此,国际联盟准备限制作为战争工具的各国军备,以消灭国际纠纷的因素。限制军备问题成了战后国际联盟面临的重大问题。旧敌的德国差不多被禁止存在作战力量,所以当时一般舆论认为要想维护和平,战胜国自身也必须平衡地限制军备。

为处理东亚及太平洋问题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也根据上述的观点达成了协议,规定美、英、日三大海军国的主力舰比例为五:五:三,同时限制西太平洋方面的防务,订立了海军条约(一九二二年)。空军在当时尚未具有显著的意义。海军唯一的攻击力是主力舰,所以限制主力舰就是限制海军军力。在这个武力背景下,决定了政治问题,终于订立了太平洋四国公约与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及其决议;同时取消了英日同盟,并且以善意来对待中国方面的要求。

为了要消灭战争,在巴黎签订了禁止以战争作为实现

政策的工具的条约(一九二八年八月)。这就是凯洛公约，又称之为非战公约。这都是基于尊重现存条约的观点，企图维持国际关系的现状。华盛顿会议之后，国际联盟更进而开始解决包括陆军的军备限制问题。战后欧洲国际问题的焦点，也还是限制军备问题。法国担心德国的复兴，因此站在相当困难的立场上，致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蒙受了无可挽救的打击。一个国家为自卫而保有必需的防卫力，这无论在国内或国际观点上，都应看作必要的；但是在当时企图过分地限制军备已成为一种当然的趋势。而这种限制军备潮流，不幸地多少又被不切实际的世界和平运动所煽动。当时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沉浸于和平与安逸的气氛中。

当然应该承认限制军备的观点是对的。拥有超过必要的军备，从政策上看不但是愚笨的，而且是危险的。在日本，随着海军军备的限制，陆军也在继田中大将之后的山梨及宇垣陆相的主持下，依据政党内阁的期望，陆续限制陆军军备。由于轻浮俗论的流行，限制军备的气氛立即引起了一般轻视军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一般不愿意限制军备的军人，对先辈也发生了感情上的激变，其结果对政党产生了极坏的恶感。

财阀的跋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因英日同盟之谊参战，日本军攻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胶州湾，对欧洲方面向地中海派遣有力的驱逐舰队，以防卫印度洋的运输线；同时日本增加生产力，给同盟国以经济援助。但是，这种经济援助促使了日本商业势力向海外扩张，也意味着日本对外贸易的急速扩张。当时日本只知有自由贸易而不知统制经济的意义，将刚刚发展的轻工业产品无

限制地输出到世界市场上，因此种下了战后抵制日货的种子。总之，因这种战争繁荣而致富的，不只是明治以来的政治商人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而且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大小商人也迅速地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因此，战后的日本，出现了暴发户泛滥的时代。战时获得的财富虽有一半因后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与东京大地震而失掉，但大多数的大小新旧财阀仍能保持其繁荣并施展着新兴资本家旁若无人的骄横态度。这种暴发户的风潮，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给社会带来了难以名状的坏影响，国民道德低落，风俗糜烂，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到处横行，因此金权势力理所当然地立即左右了政治。

派阀政治 明治时代的藩阀政治经过民主政体的逐渐改革，到了大正以后演变成政党政治。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潮已很明显，但是日本社会的机构大多数仍未能挣脱旧的桎梏。在明治维新时代，封建制度托庇于贵族的特权而保留下来，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脱离不了派阀的或者感情用事的习惯，而不能依照意志合理地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民主政体取得胜利，世界各地都在讴歌民主政体。而日本只吸收了民主政体的糟粕，当时得势的政党政治，只是追逐社会生活潮流并走到不自觉不负责的路上去了。应该作为国民代表的政党只是斤斤计较党的利益，经常把国家的利益摆在次要位置上。更有不仅为了政治资助而向新旧财阀低头，而且利用这些资金来培养政治家的个人势力。经济界的繁荣并不是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结果，而是和当时政权相勾结的财阀势力扩张的结果。大小财阀靠着国家与国民的协力而发达起来，又和政党勾结操纵了金融，致使巨大的财富很少使用于一般公共事业

上，而是大部分耗费在私生活方面，或用在博取政治上、社会上的声望以及扩展自己的势力方面。遍及全国的拜金风潮，终于波及到政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贫富的悬殊更恶化了思想问题，农村处于极度的贫困。至此，滥用财富的弊病急速地表现出来。政友、民政两个日本大政党不但不能担负民主政体的领导责任，反而由于它们与金权势力的关系，终于变成了政治腐败颓废的主要原因。

日本人的自大心理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俨然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在世界和平中处于重要地位，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就是从对日本国家的将来发展、日本人自身的进步方面考虑，也不该忘记明治以来辛辛苦苦的努力，而是更应充分认识本身的地位与责任的重大。只有常常反省和继续努力，才能完成这繁重的任务。然而，日本的国家与国民听任拜金潮流泛滥，徒有其表而无内容与实力。日本地位的跃进只能靠日本国家与个人谦虚的态度与努力，才能有大的成就的——这个极容易明白的道理也完全忘记了。这是袭入了一股非日本化的、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浊流，只顾眼前的利益、缺乏正确认识个人及国家的久安与理想所致的。这就是昭和动乱的原因，也是在这动乱中所看到的不幸现象。

对军人的蔑视 军阀作为日本藩阀势力的延续在日本政治上社会上已经构成了传统的一大势力。随着自由民主风气的盛行，政党想打倒军阀，而军阀也起而对抗并防止其势力的衰退。战后轻视军人的风气立即在军部以外的人们中蔓延。政党长期受军部横暴欺压，想乘机削减占国民负担大部分的军事费，借以推倒军部的势力，其首领们也

会在议会上公然诽谤军部。一般国民起来剥夺军人的特权，这是过去不敢做的事。他们这样蔑视军人，自以为就可以呼吸到自由阔达的空气了。多年来阔族军人蛮横所激起的狭隘复仇心也在起作用。这是由封建时代经过藩阀刚踏进资本主义时代，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国民情感的暴露，也是政治及政治势力脱离一般国民及舆论的现象。军部自认为是特权阶级，立志继承藩阀势力；而政党也无视国民的委托，埋头于扩张私人势力与利益。两者都沿袭藩阀时代的作风，缺乏自己是国家及国民的一部分的共同观点，更缺乏自己负责处事的责任感。

军人到处受到轻视与侮辱，军人乘电车也被认为是不应该的。例如，当着军人乘客的面前，起劲地谈着“军人为什么要坐电车”。军人的长剑也被乘客认作讨厌的东西。而军部反对这种轻视军人的风气的做法，也相当恶劣。军队中不论任何阶级，大部分是农村的子弟。农村是形成军队的背景。农村因城市的繁荣与腐败而疲惫衰落，从而危及军阀的基础，于是军人提出对此不能熟视无睹。

军人的愤慨 军队直属于天皇，一旦有紧急情况，军人有以死卫国的责任与义务。军人是维护国家的，而且认为是发展国家的力量。而这种纯粹忠心构成建国基础的军人被人轻蔑的空气，是由于政党的专横与金权势力的跋扈而产生的。他们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堕落的直接原因。这种风潮的流行，领导日本的上层人士是有责任的。因此，逐渐在狭隘的军人中充满了一种反动的思想；必须铲除这种腐败分子才能医治国家的疾病，诛戮国贼为什么要踌躇呢？在参谋本部、陆军省以及地方军队中，有不少的上级及中坚将校也鼓吹这种思想，士官